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九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賢

翼統先賢事畧

按傳道前哲如臯伊呂散及孔門諸弟軻言備矣他若稷契夷夔傳說箕子之儔其言行載在典謨非不與斯道相表裏而軻氏又去古未遠乃不以見聞相推許其故殆不可知然典樂明禮思文配帝或敷教以明倫或敘疇而作範其功亦不在臯伊呂散下余故摭拾行畧并具姓氏列諸賢之次

唐虞

續文獻通考 卷之九十九
臯陶一名庭堅字隤高陽氏有才于八人庭堅其一也初
佐舜爲士師明刑以弼五教及禹代舜復陳知人安民
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謨蓋真見而知之者

夔初爲堯臣堯七十有七載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麋鞞
置缶而鼓之擊石拊石象上帝石磬之音以致舞獸絃
五絃之瑟爲十五絃命曰大章以祭上帝至舜時重黎
舉之以爲樂正乃命益八絃爲二十三絃之瑟脩九韶
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重黎欲
益求人舜曰一夔足矣命夔典樂教胄子八音克諧神
人以和舜在位五載作九韶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庶
尹允諧又以樂外賞諸侯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

正論其數而法立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祥應寔萬世
審音正樂之祖

伯夷姓姜堯時爲四岳舜命作秩宗典天地人三禮夙夜
惟寅孔安國云夷職典禮施政教正直而清明啓後世
禮教之原者舍伯夷其誰哉

后稷名棄帝嚳之子其母有郃音台地名氏女姜嫄爲帝嚳元
妃出野履巨人跡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
避弗踐徙置林中會人伐木遷而棄之冰上飛鳥以翼
覆之姜嫄遂收養焉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志
好種麻菽及成人遂好耕殖相地宜以爲稼穡民皆法
則堯舉爲農師率育萬民輔弼教典詩稱文德配天後

世以稷契並美宜矣舜封棄于郟號曰后稷至武王時享以天子之祀

契帝嚳之子母曰簡狄有娥音戎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

行浴見玄鳥燕也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契長佐禹

治水有功舜命為司徒弘敷五典萬世明倫之教寔自

契始封於商賜姓子氏

三代

傳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傅巖在北海虞號之界通道所經

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居貧不

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

無良佐夜夢得聖人既覺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

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得說于傅巖惟

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為相

置諸左右命之朝夕訥誨說對揚休命作說命三篇其

詳具載商書高宗嘉靖殷邦商道復興皆說輔相之功

云莊子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得得而不見傳說得之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于空桑後居伊水故姓伊耕莘時

已樂堯舜之道及從湯聘進素王及九主等言相湯伐

桀位阿衡告君以建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之政名曰

事宗湯亡輔太甲作伊訓以感動之太甲不惠放之桐

宮又作太甲三篇以警悟之太甲悔過復辟作咸有一

德以陳戒于王非其心純道義一德格于皇天其能孚

衆志而格君心若此哉

萊朱卽仲虺奚仲之後爲湯左相湯放桀有慚德仲虺作
誥以廣其意其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猶
之老彭家法也

太公望名尚東海人姓姜氏字子牙封于呂故稱呂尚嘗
屠牛于朝歌賣飯于孟津以窮老就養西伯釣于渭上
西伯出獵卜之當得王佐至磻溪果遇尚曰吾先君太
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
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因以爲師告文王以王國富民文
王從之天下三分有二後佐武王伐紂與天下更始尚
父之謀居多至丹書之戒惓惓于敬怠義欲之辨其有

功于斯道不小矣

散宜生周賢臣也文王爲西伯時宜生與太顛閎夭鬻熊
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廸西伯彛教惠鮮懷保脩和有
夏以受有殷命周公留召公作君奭追道文王時事惟
以號叔等五人爲稱首而宜生則居其一

箕子名胥餘紂親戚也

馬融王肅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屢杜預以爲紂之庶兄

食采

于箕故曰箕子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
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
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振救也紂又爲淫佚作炮烙之
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
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二者

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乃解衣披髮佯狂而去隱
居鼓琴以自悲世傳之曰箕子操及武王既克殷訪道
于箕子箕子乃爲之陳洪範其文具周書洪範篇于是
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朝鮮屬遼東外徼始
箕子治朝鮮施八條
之約邑無淫盜門不夜扃故東夷以柔謹爲風異乎三
方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
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其後通接商賈始澆異矣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
室盡爲禾黍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殷民間
而流涕

春秋

顏淵名回子淵其字也少孔子三十歲家貧樂道孔子諷
之仕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十

畝足以供線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于夫子者足以自
樂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
終身無患難可乎孔子曰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孔
子北遊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
志由之言勇賜之言辯回則曰願得明王聖王輔相之
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
戟以爲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
戰鬪之患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孔子凜然曰
美哉德也行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其默契傳
心之妙固非七十子所能比擬者矣

曾子名參魯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

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三省
爲學隨事精察魯君致邑固辭不受嘗問明王之道孔
子語以七教三至自是每侍輒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
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詰且載小戴記曾子問篇孔
子以其志在行孝因之以作孝經又所著有曾子二卷
至易簣數語尤凜凜乎立身大節故先儒謂孔子設教
東魯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一貫之傳惟曾氏獨
得其宗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
月衣以蘆花所生二子則衣以綿一日御父車身寒失
轡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

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悟孔子稱其孝閔子始見夫子
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故閔子曰吾出蕪葭之
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
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習
中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
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
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及居親喪三年畢
孔子令絃琴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
子曰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真氏曰閔子言
行見于論語者四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
言謹而確此其亞于顏子而與曾子並稱焉卒葬騫山

之南今直隸鳳陽府宿州北七十里

子思名伋伯魚之子嘗受業於曾子隨母居衛年十六適宋君解樂朔圍遂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于禮記者乃其畧也又有子思子七卷中庸首言性道教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實昉于此但曾子得之于隨事省察而子思之學則直達天德庶幾顏氏之妙悟而聖門真傳其在是矣

冉耕字伯牛魯人少孔子七歲以德行稱亞于顏閔尸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孔子爲司空以冉耕

爲中都宰嘗從阨于陳蔡之間後以不及門追思墓在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西一十五里自汶上縣西門外橋側遷于此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以德行著名嘗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今仲弓墓有二一在兗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俗呼爲冉堦一在東昌府冠縣北二十五里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常問五帝之德孔子告之詳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又嘗使宰予於楚昭王問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見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貶他日歸以告孔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爲臨淄大夫今曲阜縣西南三里有宰我墓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孔子自衛反魯

子貢從之故其言見于魯之君臣爲多魯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二君者皆將死亡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是歲定公卒後邾子失國哀公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卽之會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乃束錦以行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嚭曰衛君之來也緩故寡君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于其衆其衆或

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之
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合諸侯而執衛君墮
黨崇讎或者難以霸乎詒乃舍衛侯十六年孔子卒哀
公誅之曰旻天不吊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惻惻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
於魯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
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
再失之哀公卒死於越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
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
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
之盟而君人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

人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
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
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出公亦終死于越二十七年
越子使后庸聘于魯且言邾田封于駘上將盟于平陽
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何
不召曰固將召之叔孫文子曰他日請念然亦不能用
太史公謂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賈家累千金喜揚人
之美不能匿人之過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耳至其晚年
進德必不爲此觀于孔子告以一貫之旨游夏之徒亦
莫能及殆不特居言語之科而已子貢嘗宰信陽相魯
衛終于齊所著有詩傳一卷其墓或曰今在濬縣大伾

山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善于政事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自度不能求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亦不可求曰君無出一子帥背城而戰魯之群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于諸侯矣康子使從于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

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及與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求用樊須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盾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年孔子在衛冉有言于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學于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孔子又曰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求之行也今交州府滕縣

南三里柏塚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求墓云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爲比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魯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

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于孔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強不達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子路爲蒲宰見于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

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勾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使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故孔子稱其知禮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

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雝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衛人將許之旣而二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子于由之所親乎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臣將入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乞孟獻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

然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于耳子貢曰不
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
後葬于蒲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三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
子子游每侍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謂子游習于禮季康
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
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
珥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
愛之若是何也子路曰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
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
知之也游在聖門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以禮樂化民

邑人稱恩至今昔人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
其精華不信然哉今吳郡有子游塚云

顯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外矜莊而寡誠
信至聞聖教之後卒改便辟近裏者已嘗問入官于孔
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
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
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戾者獄之所由生也拒
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
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
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子張退而記之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

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鈎鑿屋室雕文咸爲龍于是天龍聞而下焉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今直隸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嶧坊村西有子張墓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嘗讀詩畢孔子問曰爾何大于詩也對曰詩之于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

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夫子曰商也可與言詩遂相與問答三無五至之理孔子沒退居西河教授爲魏王師其在聖門以文學著于四科序詩傳易稽古志禮何休云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必焚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爲經作傳以授荀卿卿授申公子夏又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爲大毛公亨授毛萇爲小毛公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

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乎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蘇州府南一十八里有澹臺湖卽其南游遺迹云一統志稱其墓有四一在江西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一在山東費縣東北三十里一在鄒縣西三十里一在河南陳留縣北六十里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

賤曰善敢不承命瀕行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一焉請以送子夫級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他日孔子問曰子治單父而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有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于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巫馬期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擬諸道德齊禮有耻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墓在今直隸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死于道因葬焉

原憲字子思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歿思隱於衛居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思思攝敝衣冠以見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思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薛應旂曰以原思之貧而辭爲宰之粟殆幾於獨行者矣雖若未進于中行而廉頑立懦豈不亦卓然可尚哉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游於聖門其爲人無所考嘗陷於纒綫孔子謂非其罪妻之以子漢書云公冶長墓在姑幕城東南五里志稱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四十里是

南宮适又名緇字子容又字敬叔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孟僖子病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吾聞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閱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撲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功爲多也子貢曰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薛應旂曰南容固翩翩濁世之公子也一從夫子游遂爲君子尚德之人而列于聖門高第學之所繫豈微乎哉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僖十代孫也鄭玄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子以爲難亦以爲愚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方其爲士師也別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

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
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子羔乃入
焉旣而追者罷子羔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別
子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吾者三何哉別者
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
此臣之所以悅君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
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
寢疾慶遺入請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
人吾縱生無益于人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葬我不
毛之地可也薛應旂曰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爲
費宰則爲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于魯衛則卓有
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豈有警于夫子之教
而好學明理遂以破愚也抑亦愚者近厚其質本可進
與今稱高柴墓者有四未詳孰是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
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孔子問漆雕憑曰子
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
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
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
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曰漆雕氏之子其言
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
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墨子刺其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

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于德哉程子謂曾點開濶漆雕
開深穩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少仕於季
氏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
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
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
也不信予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獲
甲盾八十齊人遁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司馬向黉之弟自宋來學牛多言而
躁問仁于孔子子曰仁者其言也訥黉將為亂牛多憂
懼孔子告以君子不憂不懼魯哀公十四年黉果作亂

入于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黉奔
衛巢奔魯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黉自衛入齊陳成
子使為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
子陳成子皆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于禮容應對子
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
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
者其于赤也至矣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
也及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墻置妻設披周也
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蓋備三王之制以尊師云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強識好古道魯

哀公八年吳伐我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其文武兼長如此
琴張衛人字子開亦字子張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爲于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排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爲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使子貢往待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吾猶爲人兮子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吾惡知禮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也

申張魯人家語有申續字子周史記有申黨字周宋邢昺論語注疏曰申張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在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 國朝嘉靖中以重名去黨存張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會少孔子四十歲或曰子貢弟子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今河南開封府太康縣北二十里有子會墓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少孔子三十歲期與子路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

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
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
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
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
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邪使汝以是願也期爲魯華父
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身其勞而治
梁鱸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
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二十八無子吾母爲吾
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毋欲請留夫子曰無憂也瞿過
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
之過也從之二年而有子

魯人字季沉古史云字季次時天下多仕于大夫
爲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貴之曰天下
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沉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沉
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
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
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嘗使之齊瞿年
長無子其母爲娶室而請之孔子筮之曰無憂瞿年四
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瞿特好易孔子傳之志
焉瞿嘗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
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

志瞿傳楚人馭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同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氏列于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

冉孫字子魯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字子柳一云子抑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魯人字楷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

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

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

孔子許之子貢嘗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

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何暇學哉

漆雕哆字子歛鄭玄曰魯人

秦商字丕慈魯人一云字子南少孔子四歲孟氏之臣秦

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嘗輦重如偃陽之役

及歸獻子以爲右師生秦不慈事仲尼云

漆雕徒父字子有魯人

顏高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杜預曰魯人古史作顏刻定

顏高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杜預曰魯人古史作顏刻定

公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簪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定公十四年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于是止孔子定公十五年孔子在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使孔子爲次游過市孔子耻之顏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商澤字子秀魯人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任不齊字子選鄭玄曰楚人

石作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將適衛蒲人止之孺喟然曰昔我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困於此命也挺劍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乃盟而去

公夏首字彘鄭玄曰魯人

公肩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家語作石處字里之

鄒單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鄒單

奚容蒧字子哲魯人正義曰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魯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魯人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句并疆字子疆鄭玄曰衛人

鄭國字子徒魯人古史作鄭邦

公祖句茲字子之魯人

原亢字子籍魯人

縣成字子橫鄭玄曰魯人其先有爲縣大夫者望出扶風風俗通作縣成父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受禪于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

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又問子思曰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于子子思曰昔子游荅季康子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國之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璣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縣子曰其然

廉潔字子曾鄭玄曰衛人古史曰字庸

燕伋字思秦人

叔仲瞻魯人鄭玄曰晉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
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待于夫子孟武伯見孔子而
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
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顏之僕字子叔鄭玄曰魯人

邾巽字子欽鄭玄曰魯人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公西與如字子上魯人

狄黑字皙之衛人

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

弗為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福之方至樂而勿
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子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
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
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

公西成字子尚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施之常字子常魯人

秦赤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已上諸賢 皇明初從先世封爵至嘉靖中俱改稱先

賢其子

戰國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三歲喪父激公宜毋
佻氏有賢德三遷以教稍長就學斷機爲喻軻乃旦夕
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子上曰白
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
而敬之白也未諭子思曰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
所希有事之猶可况加敬乎軻與子思講論堯舜文武
之道牧民之方道旣通乃適齊梁嘗時天下務于縱衡
以攻伐爲尚而孟氏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
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以詔來世

孟子封爵 國初俱仍其舊至嘉靖中改稱亞聖孟子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九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一

翼統先儒事略

漢宋諸儒傳經談道先正述之詳矣若三國六朝隋唐諸儒臣亦多註釋經義闡明道奧者而皆棄之若置非文獻之闕典與余故採輯歷代所志儒林文苑名儒取其師友講求平居著述有功于吾道者詮次漢儒之後以為正學之助若其居官行已瑕瑜有議則非余所敢拘也

周

左丘明中都人授經圖曰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周室既
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
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
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
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
左丘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
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
例以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
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
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也
又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于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

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傳云丘明授
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
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厥劉公子
皆修左氏春秋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
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為蕩陰令長卿授張禹禹
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
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
及翟方進授繇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曰左氏
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遺書責讓
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
解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漢興左氏公

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
夾氏亡其三家立于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
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寔微劉
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
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范甯曰左氏浮
誇柳子爲文參之國語以博其趣而又謂其說多淫羅
欽順曰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
則具于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便見得是非之公所以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既亡逸惟聖筆獨存左
氏必曾見國史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於盡信終是
案底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跡爲據而聖經意義所在

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薛應旂曰余觀左丘明春秋
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今山東兗州府
嶧縣東北七十里濟南府胙城縣西南二十五里俱有
左丘明墓未知孰是唐太宗時從祀孔廟宋真宗追封
瑕丘伯徽宗改封中都伯

按海鹽鍾韶左傳國語辨曰左傳國語俱出左丘明氏
而世儒率醇疵之者其說自朱子始夫朱子所云獨以
籍田諸篇稍曼衍其說而乏神采耳其他如謀父述五
服以抗師州鳩鳴八風以蘇度展禽表十五祀以綴淫
叔向引八郤五大夫三卿以抑寵諸斯類者華實並茂
經傳畢陳視左傳奚讓也制錦者舒不盈幅而精麤倍

徒未必非一人之手况左傳國語上下且二百四十年
或者載筆殊時值其年之盛衰而屬思之敏鈍考事之
真贗因之何害其為丘明書哉昔晉儒以三傳殊指猶
為曲而暢之作調人以七萬餘言今二傳一書而議者
乃柰鑿焉此與夫公羊之徒墨守師說而膏肓左穀者
何異歟大抵左傳為內國語為外凡事詳于內者略于
外備于外者簡于內此宋庠見以為然而傳皆出丘明
之斷案也丘明蓋與孔子同時釋文叙云孔子不遇乃
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於太史氏而作春秋則左氏之有
功于聖道信矣

公羊高周末齊人受春秋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
為傳高傳卜子平平傳其子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
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
舒著以竹帛子都受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
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
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李
育授羊弼羊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范甯曰
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朱子曰公羊穀梁攷事甚踈然
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
見國史

穀梁赤周末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
梁穀梁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

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仲舒並
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
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
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江公之傳
其後浸微惟魯學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從廣
受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
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
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與
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
穀梁說擢千秋爲諫議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
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
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
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
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
內侍郎許廣使者亦竝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
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由是
穀梁之學大盛于是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後晉范甯
爲穀梁傳集解嘗評之曰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唐柳
宗元爲文必參之穀梁氏以勵其氣云

西漢

張蒼陽武人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
歸沛公從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

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于沛公赦免從攻臧荼有功封
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時蕭何爲相國而蒼
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通春秋左氏傳又善用筭律歷故
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孝文初代灌嬰
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爲計相
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
歲首以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八之音聲
及以比定律令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德王
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
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
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事下蒼倉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
孫臣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以泰水德漢土勝之
更元年蒼由此乃自謝病稱老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
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
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愛幸漢文帝初立聞吳公
治平爲天下第一徵以爲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之書漢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
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
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
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

服色制度定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誼為長沙太傅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自傷以壽不能長廼為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廼拜為梁懷王太傅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當泣哭歲餘亦死年三十三孫賈

取好學世其家

按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為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間會疾死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漢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為

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
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
行故求兩閉諸陽縱諸陰其止兩反是行之一國未嘗
不得所欲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
說其意董彙未上主父偃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
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
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公孫
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
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
千石弘乃言於上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
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

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端居而治及去位歸終不問
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
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推明
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
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
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
三篇而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皆
其所著書名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楚元王交字游漢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才藝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荀卿門人及
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封于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

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凡詩傳者為之解說元王亦次之號曰元王詩元王子休侯富富子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是時漢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閣成帝即位顯等伏辜向遷光

大夫時帝元舅王鳳為大將軍兄弟七人皆封侯乃集上古以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採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后妃採傳記行事者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數上言得失陳法戒書以助觀覽補遺闕天子召見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節易氣反備廉靜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數言公族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庇蔭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十一
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安後嗣也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七十一年卒少子歆最知名

伏生名勝字子賤濟南人能言書書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立法于天下秦時焚書伏生爲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

行乃召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伏生老不能正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受同郡倪寬寬受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

高堂生魯人字伯禮經自周衰諸侯惡其害已皆滅去典

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爲博士傳
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
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
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
堂陰陽之記並無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
傳不殊而字多異高堂生授瑕丘蕭奮奮以授東海孟
卿卿以授后蒼蒼孝宣世后蒼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
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
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勝而禮大明通志略曰高
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
按魯高堂生以傳士禮行于時而魯徐生善爲頌頌讀

爲容貌威儀也孝文時徐生以頌爲學官大夫傳子
至孫延襄亦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
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桓生單
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
禮爲頌者由徐氏

孔安國字子國漢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
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于伏生長而博覽經
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
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孔子所
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悉
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

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今文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之朝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辯之曰臣祖故

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于時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紀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列皆記

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
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
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
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
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
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
尚書經文今無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
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
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
國學

按漢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安國授都尉朝都
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
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嘗授號徐敖敖爲右扶風
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金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
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
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
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
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善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
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
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毛萇漢趙人善說詩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
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
後君尊于上臣卑于下而稱爲諂目諫爲謗故頌美譏
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
勸戒夏殷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
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
王周公化至太平頌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
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純
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毛萇之學自謂子
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
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

爲詩訓詁傳於其家漢初河間獻王好學得詩傳而獻
于朝時毛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說之因
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故世謂亨爲大毛
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繇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
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于學官萇授同國貫
長卿長卿授解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
爲王莽講學大夫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
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
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
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
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程子曰漢

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或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朱子曰攷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萇墓在今河間府河間縣尊福鄉相傳河間有毛精壘毛萇宅塚在焉唐太宗時從祀孔廟宋真宗追封樂壽伯

后倉字近君漢東海郊人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其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其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倉九篇或即此倉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並立於學官

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二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倉啓之也倉又授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倉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

蕭望之匡衡授琅琊師丹伏理穎川滿昌由是齊詩
有翼匡師伏之學倉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 國朝
嘉靖九年考求古禮以倉爲禮之宗 詔令從祀孔廟
稱先儒后子始昌授九江張邯琅琊皮容皆至大官徒
衆尤盛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
從者讀易精敏過於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
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
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
作易說二萬言訓詁舉大義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受
同郡碭田王孫王孫受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

孟梁丘之學

施讎字長卿沛人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
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
並爲門人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迺遣子臨與張禹等
從讎問學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
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
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
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
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禹官皆有傳魯伯授太山
毛萇如字少路琅邪郈丹字曼容著清名萇如至恒山
太守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倉
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
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
家候陰陽災變書喜受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光皆
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琊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太中大
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
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祀孝昭廟
先驅旄頭劔挺墮泥中刃嚮乘輿車馬驚召賀筮之曰
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代祀是時霍氏外孫任宣坐
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欲爲逆發覺伏誅賀筮有應

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
上信重之年老卒官傳子臨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
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
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
從臨受易後駿至御史大夫自有傳臨授五鹿充宗君
孟爲少府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郡彭祖子夏齊
衡咸長賓張爲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
傳業彭祖真定大傳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
孫彭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
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

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
將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爲異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
孟氏不與相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
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繇
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治易爲郎至單父今長於卦筮亡章
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
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
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受子康及蘭陵毋將
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
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
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
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
相傳至魯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
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
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慎毋受汝
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
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
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

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
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
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
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宜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
自有傳其子曰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
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倪寬門人勝傳
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
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
官今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太傅而孔霸以大
中大夫授太子經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
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
之廼擢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
伯牟卿為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
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
筭著五行論歷遷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
行平陵吳童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炔
欽幼卿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
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
之欽童皆為博士徒衆尤盛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

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
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廣陵太傅守
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為城陽史倉以謁者
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

鄭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
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
上疏乞加葬禮賜令謚以童尊師之德於是上弔贈寬
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
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
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

申公魯人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
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
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
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申公媿之歸
魯退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
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
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矣交代
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立明堂
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索帛
加璧安車蒲輪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
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以為太

中大夫合魯邸議明堂事實太后好老子不說儒術得
縮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
下縮臧吏皆自殺申公亦以疾免歸弟子爲博士者十
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
史湯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
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學官弟子至大夫郎中
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盡能傳之
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
事博士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傅子玄成以淮陽
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受哀帝
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挑人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
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位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
獄誅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臧死論式繫獄
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
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
反復誦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
之也臣以詩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
臧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
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之曰聞之
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
子選詣博士摠衣登堂禮甚嚴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

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式為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授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生齊人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弊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人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所云則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實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對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城旦書刑書也道家以儒家為急故此於律令云乃使固入圈擊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毘正中其心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

以復罪後上以固廉直出令拜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孝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賤
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詩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王太傅嬰推
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
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音音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

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
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
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
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

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
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郡韓生說易
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以詩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
傳誼授同郡食子公食音與王吉吉為昌邑中尉自有

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
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
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授沛聞人通
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
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

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
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
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旂卿爲博士州牧
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
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
有橋楊氏之學

按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
容之及何武爲刺史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
武聞終不揚其惡聖之子賓客爲群盜捕繫廬江聖自
以子必死武之手而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慚服
且以二戴之名與聖經並行而身爲賊吏子爲盜賊猶
不知非已而復謗人曾蹈躡不如也然傳經啟後亦有
功于聖門故于孟卿傳表見之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
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言春秋者宗
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仲舒爲江都相自有傳弟
子遂業者蘭陵褚大東平龔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
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龔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
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睦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災異誅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子
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孟質問疑義各得所見孟曰春
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

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君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彭祖曰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

顏安樂字公孫魯薛人睦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羸公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

太子太傅廣授琅邪莞路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真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莞寘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爲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官至大司徒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慶姓皆爲博士姓至中山大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申章姓也名昌字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文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

歆宗室有材行復領五經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群書別
爲七略在藝文志初左氏傳多古字學者使訓詁而已及歆
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歆亦湛靜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歆欲建左氏春
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與五經博
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並不與歆意同故不
肯立其學歆因移書責讓之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
所訕求出補吏哀帝崩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
定律曆著三統曆譜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二

東漢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父容傳
家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
信行清操知名當世莽篡位父子稱瘖不仕光武即位
以宋弘薦徵爲郎遷博士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卒
賜錢置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少遊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
習魯詩論語王莽時去歸鄉里徙任東海立精舍教授

光武即位乃歸家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子
經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
郎中建武初入授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
右中郎將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經傳有疑遣小黄門就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
素清苦常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增于諸卿咸皆散與諸
生之貧者年七十二卒于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
授和帝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子胤也少習容禮平帝
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
時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

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兎首每有行禮縣宰
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
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莽敗得免既天下大亂
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
授於江陵光武聞之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大災昆向
火叩頭輒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
先是殺鬲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
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問曰
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
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
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乃令以經入授皇太子及諸王

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玉

風俗通注音圭

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

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稍遷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雁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為少府

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

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任州郡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持章叩車駕乞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入政傷脅猶不退泣請有感帝心詔出升政由是顯名政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

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堦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名請與交友政每言論切磋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臂責之武諸子及左右皆大譎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得解其剛果任情皆如此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馬馮勤府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年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言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光武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遂召上殿今與諸儒難說帝善之拜爲侍中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遂致禁錮臣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導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

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賜東園棊器錢二十萬時南陽太守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收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受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歐陽歙字王思樂安下乘人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歙既傳業而謙恭好禮讓王莽時為長社宰更始立為原武令光武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光武即位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更封夜侯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賊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為

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賊咎當伏重辜歛門弟子幼未能
傳學身死之後求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
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歛命書奏而歛已死獄
中歛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
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國除濟陰曹魯字伯
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
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弁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
司徒丁鴻仕爲蘄長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
焉長沙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牧
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懇田不實免長自爲博士

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人著錄前後萬言著尚
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復徵爲中散
大夫一歲卒于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
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中道物故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父由爲太尉登少傅歐陽尚書
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
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
典律再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
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雋濟陰定陶人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
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

定六經文字擢拜待中典領秘書近署多因便宜陳政
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
尚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授
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
消災之術時光武方草創未遑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
辟大司空府常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對曰讖書非
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
主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
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
之相得也後三遷長陵今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

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十一年除郎中
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父楊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
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光武巡狩汝南召
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
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
書雜記三十一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
陳留太守坐法免卒於家年七十八子舉

孔僖字仲和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魯祖
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
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懷軒冕之志各

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歸終於家僖與
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
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爲狗者駟曰
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五六年
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
多矣鄰房生梁都僂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駟
默然不對都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
世事下有司駟請更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
肅宗自訟曰昔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倡管仲然
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
事豈不與桓公異哉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

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
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大會孔氏男子二十
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遂拜僖郎中賜褒成
侯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
臨晉令崔駟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
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
年卒於官遺令即葬一子長秀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
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命舍墓而
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秀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
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安帝詔有道術之
士極陳變青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一
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嘿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年四十七終於家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傳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閭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贓罪千萬徵考廷尉牽染將相大臣百餘人倫乃上言齊桓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

弭謗譴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書奏有司以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恒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疆於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遂徵詣廷尉尋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旣歸閉門講授公車復聘固遜不行卒于家

按漢室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世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杜子春東漢河內緱氏人通周官周官蓋周公官政之法始臯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王莽時置博士以行于世杜子春受業劉歆頗識其說家于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九十猶能誦識時鄭衆賈逵往受

業因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受鄭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應經明行修弟子遠方來至者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授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幸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

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王也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天下譙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其子曰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柰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光武徵拜大司徒封陽侯時徐異卿等據富平連攻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清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降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敬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後坐策免杜詩上疏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湛經爲人師行爲義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結髮厲志白首不衰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十三年中暑病卒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闢子隆

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詁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

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
骨罷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
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
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
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躬推鹿車載其喪致墓所
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
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
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少隨師學涉七州之地能理齊
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
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
風角雜書例其占驗作輿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
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
就以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
傳父業善說災異織緯教授常數百建武初爲博士受
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
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健爲杜撫
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
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

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倉所辟及倉就國掾史悉補
王官屬未滿歲皆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
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卒于官
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父建
武中為卷令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
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
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
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榮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
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
勳卒於官賜冢塋培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建武中詣師習韓詩數年歸靜
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
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
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上便
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
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進者
肅宗既立諸馬共讚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邽
令為政寬惠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入學其有通明經術
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懇田千餘頃以
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
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
趙暉字長君會稽山陰人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暉耻
於胥役遂棄車馬到犍爲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
二十年絕問不還家撫卒爲發喪制服乃歸州召補從
事不就卒于家著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讀詩細而嘆息
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
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
卒于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初九江謝曼
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
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
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
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
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
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
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
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
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嘗教授門人百餘人後坐
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初鄭衆傳周官于鈞
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玄本習小戴禮
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註小戴

所傳禮記四十篇通爲三禮焉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屯池令奉公尅已矜恤孤羸吏民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没人財產顯宗以信贓物頒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敬宗朝嘗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

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

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
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
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
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
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
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清淨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
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稍遷太子太傅卒
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
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
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
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
師望不受後仕郎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
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
年坐事左遷大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
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于官
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程魯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
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
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
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通著錄千餘人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左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直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

書傳知名大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其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稱爲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一
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
其好也辭病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
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
闕門十有七年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
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得公羊
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
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殺梁廢病黨禁解又辟司徒
郡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
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光和五年卒年五十四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少以
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
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書六十條
舉孝廉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病卒所著賦碑誄
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
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
州受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
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
數百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
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
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

府孔融上書薦之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按左氏起於六國公穀起於漢有左氏而後有公穀公穀據左氏事而專爲浮說者也使無左氏則公穀無作矣左氏雖麗藻少實然文有經緯而博通古今可謂大儒矣公穀之徒於章句言語之下穿鑿其義此青衿學子之事也然辭俚而意迂多齊東之言而公羊俚俗尤甚柰何漢儒交口譏排左氏不與立博士而復以公羊尊於穀梁何其倒置如此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高舉孝廉再遷滌汶長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

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群並不就順帝特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卒於官

魯不字叔陵性沉深好學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遷新野令州課第一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後遷中散大夫時賈逵薦不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召見諸儒不與賈逵等難事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聖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

不可枉也陛下既廣納謇言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再遷爲侍中卒於官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少博學以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茂才爲豐令縣無獄訟爲州郡最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永平中爲司隸多所舉正百僚憚之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融經明才高善論議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爲吏莽敗客河西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侍書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賢廼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至光武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

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衛宏長於古學及見林闇然而服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致墜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巡宏益重之於是文遂行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奉稱平群臣上言古者內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

薄故奸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林奏曰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漢初詳覽失得破矩爲圓斷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其後漸以滋刻吹毛索疵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父成帝時爲大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漢世祖即位拜議郎上疏陳時政所宜書奏不省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上疏曰今諸巧慧伎數之人均皆益圖書矯

稱讖記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十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聰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帝不悅後詔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出爲六安郡丞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一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微六讖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讖通十一立事十二道賦十三辯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餘並有上下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中守姑臧長時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

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被徵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
羌胡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
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遣送奮一無所受拜武都太
守為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
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父充持慶氏禮為博士褒結髮傳

充業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
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嘗其念至

忘所之適舉孝廉遷國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
盜來入圍界吏捕之太守馬嚴諷縣殺之褒勸吏曰絕
人命者天亦絕之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
遂不為殺嚴表褒優前免官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志定

禮樂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

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帝帝尚書璇璣鈴曰述堯體世

平制禮樂依唐之文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

孝經鈞命
决曰三皇

步至帝驟
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帝旨迺上疏宜平

大制著成漢禮章下太常太常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

定不可許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作之意詔召班

固改定禮制之宜固曰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

作令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

一獲足矣迺召褒條正褒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

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

度為百五十篇上之

范甯字武子晉鄆陵人註春秋穀梁傳唐貞觀間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追封新野伯 國朝嘉靖中以學未顯著改祀于鄉

周續之字通祖雁門人徙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既而入廬山與劉遺民陶淵明俱不應徵人稱潁陽三老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造太學受業師事第五元光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事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

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見玄因從質疑

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

守

義理奇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

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

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

學後馬融荅劉環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

明靈帝末黨禁解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

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

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

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

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
事大夫也今鄭君好學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
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廼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
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尋會黃巾寇青
部廼避地徐州後自徐州還道遇紅巾賊數萬人見玄
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去大
會賓客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
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
嗟服時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
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
徒不稱官閭邵有斬邑建安二年卒自郡守以下嘗受
業者線經赴會千餘人凡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
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人
頗譏其繁至於博洽稱爲純儒門人國淵任嘏時並童
幼玄稱淵爲國噐嘏有道德皆如其言子益恩玄以其
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鄭興字少穎河南開封人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學
者皆師之建武中徵爲太中大夫明年日食興上疏曰
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
今公卿多舉郭伋可爲大司空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
咸曰朝臣若用功臣功臣用則大位謬矣書奏多有所
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
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與惶恐曰臣於書有
所未學無所非也帝意廼解與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
童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與好古學尤明左氏周
官長於歷數自杜林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
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范升字辨卿代郡人漢光武徵拜博士時韓歆欲為費氏
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
師徒相傳又無其人無因得立退而奏左氏之失凡十
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名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
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以父任為郎建武初議欲立左

氏范升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上疏曰至音不合衆
聽故伯牙絕絃至實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
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
也臣竊見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媒黠微辭以年數小
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
所謂小言破道者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聞不
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
方今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沙汰學者之累惑則
天下幸甚書下其議升復與元相辯難卒立左氏學元
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府時江馮上言宜令司隸督察三
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師臣者帝賓臣者霸不宜使有

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傳父業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侷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顯宗重其書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召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肅宗詔逵入講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條奏曰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勢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說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教以左氏和帝以逵爲侍中內史備帷幄兼領秘書甚見信用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譏焉故不至大官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數歲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後博覽五經孫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舉孝廉爲會稽太守郡人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霸始到越賊未解乃移書開講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損我

才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立致位郡守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謝病後徵遷侍中時后兄鄧騭貴盛聞霸名行欲與交霸不荅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子楷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元人少學長安貧窶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漢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世祖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每朝會輒令數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拜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儒服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慕之二十八年拜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

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三十年拜太常及顯宗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謂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爲五更子郁嗣

桓郁字仲思以父任爲郎漢顯宗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東觀上謂郁曰我爲孔子卿爲子夏起予者尚也永平中授皇太子經和帝即位富於春秋實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䟽言郁經行篤備宜令入教授以崇本朝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初榮受朱普章句

四十萬言浮辭繁長音直亮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章句曾孫典曄彬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父緄封陵陽侯鴻從桓榮受尚書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緄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逃去鴻初與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駿遇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氏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拜侍中肅宗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嗟美焉時人

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及和帝即位遷司徒時竇憲擅權鴻因日食上封事宜改正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收憲印憲自殺

趙岐字邠卿長陵人少明經有才藝嘗與兄襲得罪中常侍唐衡避禍北海唐死乃出徵拜議郎嘗著孟子章句及三輔決錄後居荊州卒先自爲壽藏其後孟子得立爲博士寔自岐始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性沉重好古隗囂擁衆天水彪避難從之著王命論以感之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廼爲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知融章奏皆從事班彪所爲因召入見舉

茂才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彪復辟司徒府時東宮初建師保多闕彪上言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傅帝納之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任不急進貞不違人數支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引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三國

王肅字季雍少從宋忠讀太玄更爲之解太和中拜散騎

常侍肅真征蜀肅上疏請罷又上疏陳政本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景初問宮室盛興民失農業又上疏諫止又言鳥獸無用之物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遷太常時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復稱說耶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于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嘉平六年白氣經天司馬景王問故峇曰此蚩尤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歸倡亂者先亡明年毋丘儉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

之士良有以也薨謚景侯初肅善為賈馬之學而不好
 鄭氏採會異同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
 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
 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
 人稱東州大儒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
 公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

考卷之二百一終

